

史228·2

4372
=97
部二

~~史222
574~~



庚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十六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三年十一月癸卯朔

甲辰三省樞密院言檢會都水使者王孝先狀伏思大河決塞不常為國之患屢矣比自小吳之決遂失隄防貽患為甚欲乞於西岸上自北京內黃第三埽先起截河隄一道與舊河孫村口相照仍相度於樊河第三河靠水作縷河小隄闌斷河門於大名府南第四鋪下至孫村口北俟往時作汴河規模開修減水河一道分殺水勢東趨入海尋召到孝先及俞瑾等令陳述利害據孝先等稱除孫村口外更無不近界河可以回河入海

其孫村口欲作二年開修今冬先備舊隄梢草一
千萬束來春下手先開減水河分減水勢所用兵夫已
有前申定數至元祐五年方議閉塞北流回改全河入
東流故道已令孝先等供結罪保明狀訖看詳除預備
舊隄物料便可施行外所有元祐五年閉塞北流回全
河入東流故道并來年開減水河慮別有未盡利害欲
差官躬親相度具經久利害詣實奏聞詔差吏部侍郎
范百祿給事中趙君錫躬親往彼相度並具的確利害
畫圖連銜保明聞奏如孫村口不可開河即別於不近
界河踏逐一處亦具保明奏聞開河事始未按實錄所
奏稿具載之庶後世有考焉九月五日蘇軾云孝先欲
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然則孝先建
議必在九月五日工部狀可考文彥博呂大防安燾三
年十月二十六日

人者實主回河議范純仁獨以為不然主議者謂純仁
曰某累官河北河上利害曉之熟矣公足迹未嘗及河
北安知其利害純仁曰利害則非純仁所知至於水性
趨下則不待到河北而知也純仁不敢堅以回河為不
然但以邊事未甯百姓尙困國家府庫財用有限主上
初即位垂簾之際興此大役安得不審謹乎乃議再遣
百祿君錫按視明年正月十二日入對累官河
上蓋彥博也當考詳正言之簽書
樞密院事趙瞻又言臣伏奉聖旨同議河事然執政諸
人皆未嘗親見河流地勢深淺高下故不敢決執其可
回故道與不可回者雖有議論亦但是遙度非有實據
也故今遣范百祿趙君錫專往河上行視其地至則朝
廷方決施行臣議有五敢預言之若百祿等所定合行

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六 二

河既得的確朝廷必當信行更不別聽議論卽須依元計所用舊岸新開物料都數作三年限漸次收買既是和買卽當嚴飭州縣勿令配民蓋不遽行收買則價不翔貴故必緩期又所興工役以河北連年災傷止可只科年例夫數接續開掘修治有緒故限之三年乃可以成欲速則民力不勝必致逃亡別起事端不可不慮昔祥符中議滑州河事亦先開減水河口尙歷數歲至天禧三年方書畢工足明大役難以遽興此其一也京東河北累歲饑歉民多流移近兗州稱民有夫妻相食而村野新殯率被發掘啖其屍肉使天下生靈有至於此而議者猶欲配夫出錢州縣且將斂率鞭筆驅索於門臣遽聞之痛切骨髓以陛下慈仁必當爲之深卹尙

肯迫其貨物耶謹按周禮荒政之聚萬民則曰薄征弛力今乃重之故臣望朝廷寬其夫役三數年後俟得歲豐家給則民和而事集此乃臣子所不敢避譴謫而深言之者此其二也若百祿等相度到孫村及上下並無回河去處卽亦須不惑前議遂當速罷興修及收買物料則不損國用不疲民力況朝廷內外經度可謂至矣蓋亦無如之何矣雖有設險之意無險可設則險非可造之物也止可疏導下流自乾甯軍由大禹所治徒駭鬲津見行河道勿使壅遏東入大海接連界河塘灤亦足以爲邊境之巨防矣議者惟慮它日河更北徙而失中國之險者茲未易量當俟河徙而議之可也此其三也議者謂黃河爲中國之險今入北界則失限隔以爲

之事之極大國論之最遠者非臣淺智之能識而謏聞之敢議也然臣竊疑之雖嘗有所辯而未得其確論輒願粗陳於前者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歷年皆數百而不聞以黃河障外國蓋王者恃德不恃險也今謂前日澶淵之役若非大河則敵南抵都城矣此又不然也澶淵之役蓋以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寇準之謀威震北人射中大帥撻蘭北人乃請和而退豈獨云河之力邪如晉時河固在澶淵而匈奴入塞安能抗之哉朝廷若內用賢輔外有名將則燕薊非其所有豈便窺中國耶就如如能爲限隔使北人外擾河北旁連河東則京師可得安居乎臣之此論特爲按河者以爲河不可回而言之深慮聖意駭聞失險之言虛積宵旰之憂故極言之

此其四也朝廷始以王令圖之說欲開澶州舊河及孫村口遣李常按視以爲不可而止後張問往行又請開孫村而韓絳極言其害遂亦報罷去歲以顧臨爲河北都轉運使專主河議乃欲開魚池埽間者駭之悉謂難行王孝先又乞治孫村以回河卽召謝卿材張景先會議意又異同今更敕百祿君錫同行相度上下口岸要須開決河流於近南州軍回使趨海固哉議也自李常至謝卿材凡四議矣一使相度不可而再使人往再言不可則三使人往三言不可而四矣四又言不可及今則五矣若又不可則遣使無已是一人順此意而後乃止爾歷觀前代國家議事未有如此之固也如此乃是皆不用使人之言而回河計已決矣不可止矣違

道使之不也此其五也臣惟邦計民力是念伏望陛下留神詳覽焉瞻又言臣近日簾前同進呈文字竊見三省所奏爲修河欲只作減水河於元料合用人夫裁減分數自昨來都水監丞及都省兩次幾減一半以上既不回河只且減水卽於第四鋪孫村口河道內自合裁減夫數其北流依舊通行豈可大減工料兼云令修河司通那使喚尤爲不可昨來修河司指北流宗城口焦家隄決溢謂欲回河以紓其患今既不從其說則本司惟喜北流有決資爲回河之議安肯那移人夫修葺隄防使之堅固必且幸其水患損壞民田衝注塘濶取以爲辭不復顧卹生靈被害之苦深爲不便今監丞雖領北流然是修河司使者屬官實難執守竊緣北流數

年並不曾修全隄埽以致昨來宗城口焦家隄南宮上下埽相繼潰決此理當然固不足怪若更減卻夫工何以枝梧朝廷若誠欲且開小河減水未便閉塞河身卽乞令修河司結攬通認北流將來分擘與元計人夫物料以防疎虞庶其公共承當河事不爾別委知曉河事官一員行都水丞事不隸本監專主回河馬頭以北河岸用元計料合使人夫物料修治隄埽以備將來決溢卽責任有在可保經久 范純仁又言水官不候相度可否便計買先修舊河埽梢草一千萬束用錢近四千萬貫此是將尋常價例約度今來立限要二月中有備則必諸州爭買價例更高不惟所用錢物浩大官吏逃責恐不免勞擾旣稱開減水河只要試探水勢已計梢

草若干若干舊有若干今買卽來春所用兵夫
須與梢草相稱方能了當其開減水河本只欲試探水
勢已費財用如此將來回復大河塞決口都未會議及
此正臣前所謂用過財力旣多欲罷不能之端也前來
與執政入買一千萬梢草文字已畫可降出有中書舍
人彭汝礪議欲候相度見可開然後收買其意亦在安
民惜費蓋於義理當然望陛下特賜採聽兼議者始謂
今年豐熟草梢易爲收買臣思之唯是草一色歲豐易
得外其梢旣不近山多是人家園林凶年方肯斫買豐
年卻恐難得況大河旣未全復物料自當減數設欲預
備亦須漸次計置 中書舍人彭汝礪言臣看詳孫村
回河事自王令圖首議後來經戶部侍郎李常馮宗道

等又經天章閣待制顧臨及陳祐之相度及其他臣僚
上言不一淹久未決今年十月都堂召河北轉運使謝
卿材都水使者王孝先等合議逐人所見不同是致今
來遣使謂當盡付前後臣僚申陳利害事件及計會逐
路監司參詳可否然後可見利害之實今來指揮卽是
以孝先之言爲主然尙令計會逐路監司詳察可否卽
是孝先所陳亦未爲確論王孝先之言未爲是則李常
等言未爲非夫是非公器非一人所能擅利害繫一國
當與一國共之利害繫天下當與天下共之今河議大
臣可否者相半近臣以謂不可者十六七察於眾人亦
然朝廷恐其難一至煩陛下內降指揮今來敕命惟是
王孝先一說眾言屏棄不用蓋惟恐不復故道而已臣

以爲不可爲不可爲天也人不能勝天久矣河
事利害半天下上繫宗社下繫數十州人命河非藏於
山川其道路形勢高下深淺可見可測其不可欺者如
皦日使可爲也而敢以爲不可爲不可爲也而敢以爲
可爲是以國重事爲玩戲使者爲聾瞽非人則可苟有
耳目必不至此臣聞之天無心而萬物生聖人無心而
天下治是非並至惟無心者能定臣愚欲乞指揮相度
河事官盡取前後應干臣僚文字計會逐路監司參詳
可否如此則可爲不可爲立見使有定議眾言自屈譬
之治訟窮盡彼此曲直然後情僞可見刑罰可行未有
獨用偏辭一說而能折獄者也夫財力非出於天出於
民而已中人之家春夏有不能及耕種飢寒有不敢輒

衣食以待上之政令賦役使之有道用之有名民雖死
不怨或非其時或非其義怨疾且並作此不可不審京
東河北薦罹饑饉去年苦寒麥不及下種者十五六今
歲雖小熟然流移者未復病者未蘇賦役之作尤須重
惜今回河議未定所有指揮物料價錢亦乞付相度河
事官候見得的確利害及合消得收買卽徑仰施行如
此則議論得穩當所有文字未敢行下更乞詳酌指揮
明年二月十一日汝礪又論孝先此奏卽范純仁所稱
汝礪意在安民惜費者以蘇轍第三奏考之則買梢草
文字竟 戶部侍郎蘇轍言臣爲戶部右曹領金倉二
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
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庫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
皆五十餘萬略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

不足賴臣之愚怯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
邊鄙繹騷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
使桑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驚下乎今
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
雖京西陝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爲深憂羌人困
窮旋聞款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閱經歲役兵
二萬人蓄聚梢椿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因敝之
餘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勞苦已甚而莫大之
役尙在來歲天啟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
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罷回河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臣平日過憂
得旨不知轍所云指何時若指四年正月二十八日頓然釋去然尙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罷大

役而兵功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
今年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
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
通流緩則淤澱旣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
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爲費耗又倍今
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也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
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
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
爲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
非難於遷善臣實爲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
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其

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
萬一自北界八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熒惑聖聰沮難
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
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況此三說皆
未必然然臣請得以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
京漸歷邊郡饋運旣便商賈通行今河旣西流御河堙
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能
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
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
則御河堙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
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侵敗秋田
濱河數十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旣去淤厚累尺

宿麥之利比之它田其收十倍寄居邱冢以避淫潦民
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
爲隄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讓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
省兵夫梢草其數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
役完復爲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爲東
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爲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
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
建爲塘水以捍敵馬之衝今河旣西行則西山一帶敵
馬可行之地已無幾矣其爲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
者尙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北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
牧臣聞敵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
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

北方之事者爲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
而知此河入北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
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爲矣又
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
人持版築之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
擁拒而散盛夏苦疫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
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放凍來
歲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
何苦而不能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恥於不效而堅持
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上下
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
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

默誰當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
貼黃臣訪聞河北轉運使今年應副開河費用錢七萬
三千餘貫糧十七萬餘石梢草一百五十二萬餘束方
災傷之後極力剗刷先了河事後及經費極爲不易若
使今年不興河役則上件錢糧梢草別將應付它事固
已有餘深爲可惜雖已往之事不可復追而來年不可
復使河北重有此費轍又言臣頃聞朝廷議罷回河來
年當用役兵開河分水用役兵開河引水乃三年二月
臣以爲天下財賦匱竭河朔災傷之後民力未復未堪
此役輒奏言不便旣而探察眾議聞河北轉運使謝卿
材到闕昌言於朝曰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下水勢
奔快上流隄防無復決溢之患而北流湍駛行於地中

日益深浚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請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之間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三人利在回河雖言其便而亦知其難成故於議狀之末復言若將來河勢變移乞免修河官吏責罰都下洶洶傳笑以爲口實蓋回河之非斷可知矣然近日復聞內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復故道終爲河朔之患外廷疎遠不知此說信否內批見十月然眾心憂懼深恐羣臣由此觀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職在財賦憂責至深不敢畏避誅戮願畢陳其說方今回河之策中外講之熟矣雖大臣固執亦心知其非無以藉口矣獨有邊防之說事係安危可以竦動上下伸其曲說陛下深居九重羣言不

得盡達是以遲遲不決耳昔真宗皇帝親征澶淵拒破契丹因其敗亡與結歡好自是以來河朔不見兵革幾百年矣陛下試思之此豈獨黃河之功哉昔石晉之敗黃河非不在東而祥符以來非獨河南無北憂河北亦自無兵患由此觀之交接敵國顧德政何如耳未聞逆天之性引趨下之河升積高之地興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以爲設險之計者也昔李垂孫民先等號知河事嘗建言乞導河西行復禹舊迹以爲河自西山北流東赴海口河北諸州盡在河南平日契丹之憂遂可無虞今者天祚中國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岸決溢漸及敵境雖使異日河復北徙則敵地日蹙吾土日舒其爲憂患正在契丹耳而大臣過

計以爲中國之懼遂欲罄竭民力導河東流其爲契丹謀則多爲朝廷慮則疎矣議者或謂河入敵境彼或造舟爲梁長驅南牧非國之利臣聞契丹長技在於鞍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繫橋當先兩岸進築馬頭及伐木爲船其功不細契丹物力寡弱勢必不能就使能之今兩界修築城柵比舊小增輒移文詰問必毀而後已豈有坐視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設契丹遂成此橋黃河上流盡在吾地若沿河州郡多作戰艦養兵聚糧順流而下則長艘巨纜可以一炬而盡形格勢禁彼將自止矣臣竊怪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陳此說意其謀已出口重於改過而假此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耳不然豈肯於天下因敝河朔災傷之後役數

十萬夫費數千萬物料而爲此萬無一成之功哉夫大役旣興勢不中止預約工料有少無多官不獨辦必行科配官出其一民出數倍公私費耗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苟民力窮竭事變之出不可復知飢餓相逼必爲盜賊昔秦築長城以備胡城旣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設險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勞變生其計又在秦下異日雖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數年休養民物如恐傷之今河已安流契丹無變而強生瘡痍以擾之非計之得也故臣願陛下斷之於心罷此大役惟留神察之自河決小吳於今九年不爲不久矣然敵情恭順與事祖宗無異陛下誠重違大臣姑復以三年觀之事久情見大臣之言於天下公議可以坐而察也臣不勝區區憂國之

誠干犯斧鉞死無所避貼黃朝廷已遣范百祿趙君錫
出按回河利害然大臣方持其議事勢甚重中外誰不
觀望風旨百祿等雖近侍要官臣不敢保其不爲身謀
能以實告也故不避再瀆復爲此奏非陛下斷之於心
天下之憂未知所底也轍又言近者聞有內批降付三
省言黃河若不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初聞此旨中外
無不驚愕以爲黃河西行已成河道大臣橫議欲壅而
復東異同之論方相持未決而此旨復降臣下觀望誰
敢正言方眾心憂疑之際旋聞復有聖旨收入前項批
語羣臣釋然咸知陛下虛己無心欲求公議深得古先
聖王改過不吝之美正人端士始有樂告善道之意然
臣竊聞近又降敕以北京封椿京東新法鹽錢三十五

萬貫指揮河北收買開河梢草繼又商量調撥來歲開
河役兵二事旣出中外復疑何者朝廷近遣范百祿等
按行河事利害若開河之議可行無疑則安用遣使若
遣使則開河之議尙在可疑今使未出門而一面收
草調撥役兵則是以示必開之形欲令使者默喻
欲開之旨臣雖愚暗竊恐非陛下虛己無心欲求公議
之意也伏乞速降指揮收回買草發兵二事使范百祿
等明知聖意無所偏繫得以盡心體量不至阿附大臣
以誤國計今中外財賦匱竭見錢最爲難得新法鹽錢
雖不屬戶部要是百姓膏血不可輕用況河北災傷之
餘明年大役決不可興雖如今歲止用役兵如臣前奏
所言役苦財傷爲害已甚將來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爲

便猶當計較利害寬展歲月調兵買梢皆非今議所急
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爲不便則聚兵積梢梢草輕脆稍
經歲月化爲糞壤皆非計也況所用梢草動計千萬一
時收買價必踴貴若止令和買則所費不貲必非止三
十五萬貫可了若令配買則河北災傷之餘民間大有
賠備或生意外之患不可不慮也臣受聖恩至深至厚
位下力微竊不自量再三干預國論罪當萬死不敢逃
鮮于綽傳信記當考調兵買草二事不知 皇伯祖
前彰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高密郡
王宗晟特起復如故宗晟凡四辭並賜詔不允翰林學
士蘇軾言謹按宗晟飭行有素持喪中禮所辭恩命已
四不允而宗晟確然固守其詞愈哀且曰念臣執喪報

親之日短致命殉國之日長出於至誠可謂純孝臣聞
宗晟未經祥練之變且無金革之慮孝治之朝宜聽所
守因以風厲宗室庶皆守禮篤親顧不美哉若以宗正
之任恐難其人亦當差官權攝須其從吉復以命之臣
忝備禁從不敢不言所有不允詔書臣未敢撰乃聽宗
晟終喪聽宗晟終喪在閏十二月二日今并見 左中
散大夫晏知止爲主客郎中州司馬光薦知止累外任知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十七

哲宗

宋 李燾 撰

元祐三年十一月丙午三省言在京堂除差遣累有增
改尙書吏部闕少官多今裁定門下中書省正言尙書
省左右司六曹郎中御史臺監察御史祕書省正字館
職校理以上寺監長貳丞太常博士正錄侍講說書開
封推判官府司錄開封府祥符咸平尉氏陳畱襄邑雍
邱知縣登聞鼓院檢院王府翊善侍讀侍講記室小學
教授知大宗正丞事諸王府講書記室睦親廣親宅講
書左藏庫三京畱司御史臺商稅院進奏院並中書省
差寺監主簿太常寺太祝奉禮光祿寺太官令元豐庫

牛羊司京東排岸司諸宮院教授太康東明考城長垣
知縣並吏部差俸錢依在京分數從之

戊申刑部言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司奏請遇有凶惡及
羣黨賊盜委通判提舉捉殺許差禁軍十二人給器械
隨行詔差三十人歸任日罷

庚戌詔新除工部員外郎高士英改爲權先是士英自

太僕寺丞除尚書郎言者論士英資淺因士英辭免故

有是命初一日除工外
十一日改府界

壬子中書舍人彭汝礪言臣準禮部牒奉旨令兩制兩
省同其看詳修立到考校詩賦并格式聞奏臣伏念自
井田之法壞學校之教廢弛鄉舉里選之法不行朝廷
取士非古其陋至於用詩賦極矣先皇帝受天明命悼

道之鬱滯奮於獨斷初用經術造士以革數百千年之
弊士知本且向方而議者獨病辭章之不工欲踵隋唐
之弊法狎玩經說耗蠹道真學者疑之不知取舍夫六
經之說更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十數聖人而
後備大窮天地之變微盡萬物之理其要則人心而已
古之君子所以治身所以治天下國家未有出不由戶
何莫由斯道也周衰典籍棄而不用漢興訪遺書立博
士置弟子員公卿大夫以儒雅緣飾吏事雖已非古而
文章溫厚號令爾雅猶有三代之遺風焉其流至於桓
靈士以節義自高不爲生死禍福屈漢亡而後猶更數
世自晉逮唐又不能及漢治亂之本推原可知詩賦不
經可以無辨是猶滑稽俳優之戲門巷謳唱之辭而已

而議者欲以此教人欲以此取士臣考於心驗於古參於今反覆曲折終未見其可天之所生斯人也其聰明知慮皆有可爲也惟上之所以養之而已昔者以詩賦取人故人亦巧於對偶以經術取人故人亦巧於議論使取之以德行亦將爲德行矣昔罷詩賦從經術是將引而進之也其至於德行也猶沿河而至於海沛然莫之能禦如復用詩賦是所謂下喬木而入幽谷也夫善治者因人心人心之所欲因而行之人心之所惡不敢強也士既爲大人今抑而爲小人既進矣又卻而止之非所以養成人才也先皇帝立政造士非臣下所能窺測深淺高下小大法之未完或久而有弊變而通之推而行之實有所待臣愚以爲今學校選舉宜一用元豐條

約因今經明行修賢良方正之科而稍加損益焉蓋亦庶幾矣如詩賦決當寢罷臣涉道淺陋不足以單辭獨見俾眾人之所同是若朝廷以已行之法必未能改爲更乞下學士大夫詳議可否以求其中庶幾是非好惡有所歸宿黃貼子稱伏自朝廷有復詩賦議論學士大夫知其不可者眾難遂施行比見催督太學卽用此考校又有乞殿試三題者而朝廷不以爲罪乃知欲復詩賦不疑夫天下之所以恃以治者人才也人才惟上所養而已天下治亂廢興所由風俗盛衰厚薄是繫今制爲名聲列爲爵位引之以雕蟲篆刻無用之文敗壞人才爲甚此其所繫者大臣實不敢不言而使朝廷終負謗議於天下後世惟陛下裁察

此據雜錄第四册元祐三年十一月初十日奏

考校詩賦格式指揮的詩賦格式但無月日要見令兩制兩省同共看詳
二日庚申書令禮部立詩賦格式但於二年十一月十日
看詳事議用三題乃九月九日指揮已附十月未李常
等三奏附閏十二月末元年閏二月二日詔禮部與兩
省學士待制御史司業集議并四月三日蘇轍上官均
議當
右正言劉安世言伏見近除太僕寺丞高士英
為工部員外郎臣以不知士英歷任次第不敢妄論繼
聞御史臺列奏稱勘會到資序有違新制復降指揮令
添權字深維義理有所未安輒具開陳庶裨聖德之萬
一臣伏觀陛下聽政以來未嘗少以名器私於外家此
固天下之人所共稱頌今士英除命必恐止是執政掄
才進擬本非陛下之意況寺監丞之出例為監司以士
英久佐太僕除一郎官固不為過然朝廷今年六月二
十八日新立法制須得第二任通判或雖初任而實歷

外任親民二年之人方得為員外郎及開封推官蓋是
三省推擬之際失於檢勘遂致錯誤今乃重廢已行之
命而創添權字則是執政依違遷就因人變法恐非所
以成陛下無私之政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降中旨別
授士英一合入差遣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豈勝幸甚
甲寅詔新除工部員外郎高士英提點開封府界諸縣
鎮公事太皇太后慮違新格故易之 右正言劉安世
言臣近以韓玠不當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兩具論列未
蒙施行玠雖甚微固不足煩天聽然而苛虐暴急見
於已試同時省罷無過之人今為通判往往未復差遣
玠實有罪苟免竄出河東未久遽還使節輕重倒置有
害政體故敢陳奏乞罷新命繼聞臺臣亦有章疏而朝

廷沮遏公議不為追寢臣固疑之詢諮縉紳果有異論
皆謂執政之間有玠姻家陰為之地是以臺諫之奏抑
而不行誠如此言公道安在況近者三省奏擬高士英
為權工部員外郎竊聞獨出睿斷以為終是撓法遂行
追改中外無不傳誦聖德心悅誠服今執政大臣凡是
姻戚之家即不避嫌疑更相汲引及言事官明據罪狀
論列即不恤義理極力主張甚非所以稱陛下至公擇
人之意也伏望聖慈詳覽臣兩奏事理特降指揮罷玠
新命以抑僥倖當考韓玠竟罷利漕否宣義郎簽書濠州判官
包綬為少府監丞綬拯之子文彥博言綬能世其家恬
靜自少不苟求進乞用呂誨劉庠例特加獎擢故也詔
子由誠劉庠子敦夫皆以父故特加獎擢當考右正言劉安世言臣伏見朝

廷立法內外臣僚保薦之員歲有定數而兩制侍從以
上又得用十科之目使之引類其於求才之道固已備
矣乃自近歲以來漸開巧進之路屢見近臣連名薦士
臣聞名器爵祿人之所趨使之積勤而後遷則眾各知
難而守分今若多為捷徑容使躁求人懷覬覦何所不
至而況被舉之士未必皆賢朝廷不復銓量往往即加
擢任遽離常調遂得美官後進小生不安義命奔競相
效無復廉恥非有懲革將敗風俗伏望聖慈持降睿旨
今後除依法奏舉之外不許近臣列薦所貴小抑僥倖
之徒上裨忠厚之化詔自今臣僚特有薦舉毋得列銜
聞奏

丙辰權知廣德軍賈易權發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

詔左右中散大夫以二十員左右朝議大夫以五十員
為額 樞密院言諸路所奏夏國主物故今威明噶勒
藏管勾國事國母更不管勾頗相符合惟邸延路不同
慮賊中自有變故用此遷延以疑邊備詔趙離范純粹
選信實之人體訪有無變異鈞索西人情偽參驗事實
以聞 詔辰州知州自今互差文武臣

己未宣政使內侍右班副都知嘉州刺史劉有方領榮
州團練使 承議郎陳次升為兵部員外郎此據實錄
庚申吳安持為都水使者此據政目十八日事安持前資當考詳增入六年十二月

辛酉樞密院言湖北都鈐轄唐義問奏多星堡般運金
穀毀撤屋宇殆盡其城壁若存舊址慮蠻人聚集為姦

詐詔苗時中謝麟唐義問已廢罷堡寨城壁量度毀撤
其沅州渠陽寨先廢堡寨如有城壁尚存者亦相度施
行詔以聞苗時中知桂州元豐七年六月元祐二年十
先帝拓土列置城寨外攘蠻夷皆已就緒無故
毀撤新錄辨曰罷渠陽事前已辨之今刪去

壬戌錄故蕃官且星男吹達爾濟吹邁並為三班借職
甲子前奉議郎校書郎司馬康為著作佐郎兼侍講康
初免喪即召用之

乙丑詔宰臣執政官廕補初遇大禮奏本宗及異姓親
各一人次遇大禮許奏本宗或異姓無官人授官有官

人轉官循資或陳乞差遣各一人仍不得轉入朝官循
入支掌即應奏承務郎殿直以上許換升一任不得升

入通判其餘官應遇大禮合廕補者初遇次遇並依舊

三遇許奏有官人舊條應奏兩人止者次遇止奏有官人後遇大禮廢補其隔間資次並準此即被廢白身人未出官亡沒許以應奏有官人恩澤補奏已致政官遇大禮合廢補者不得過兩次宰臣執政官給使人應得恩例並四分減一三省六曹臺省寺監諸司吏人四分內逐等各以三分為額其餘分並各不減候有闕每四人補三人減至額止其後三省以四人補三人選不行及餘分不減指揮未明詔今後隔間轉減先補一人次減一名係試補者準此限定人數就試者權增一倍後減至正額日依舊其餘分不減新本削去宰執給使以

宰執遇大禮第一次依前第二次內一名奏有官者餘官

第一第二依舊第三次依前第四次遇準此致仕不過兩次並

以元祐四年大禮為第一宰執給使恩例四分減一臺

省寺監人吏四分以三分為額餘分不減玉牒云減定

大禮廢補二府給使恩例及省臺寺監諸司吏額本紀獨不書此不曉其故上均奏請已附元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行又閏十二月太皇太后云并紹聖元年十月三日詔合與此參考韓駒云元祐八年詔減任子恩澤應已經奏薦者今歲並停許陳乞差遣或轉官或循資升任不得過通判轉官不得始按減任子恩乃元祐二年十一月也御史中丞李常言臣伏見尚書吏部四選官共三萬四千餘人入流名品幾七八十數官濫員冗無甚於今竊以內外闕次固有常限入官注擬浩然無窮守候差遣須近二年方得一闕交承期限復又二年有餘投狀爭訴日有數十士檢凋壞職此之由不澄其源日益以甚臣愚欲乞詔有司取入流名目審行裁定徼幸濫進稍加懲革凡身以藝能及勞效入仕與因人授官者有間矣自當別為兩塗兩塗之間又當

異流品以立條約如此則官雖濫員雖冗不難處矣
若應舉告進獻文字軍功告補人吏出職之類以藝能
及勞效入仕者也諸色奏薦之類因人授官者也雖然
其流有清濁所因有貴賤誠能就其品目比類較量各
定以年限立為止法則濫官冗員有時而減矣果如所
請其效猶在數年之後恬不加慮為弊滋深苟不及此
時特加裁酌異日愈難整治近者雖降指揮裁損執政
官而下奏薦人數然入流之冗不止於此非逐一講究
各立條約恐終未盡善

丁卯大食麻囉拔國遣人入貢 詔歲以十月給望火
巡城兵衣裘

戊辰中書舍人曾肇言臣今年春奉使契丹歸嘗奏論

河北開孫村口減水河未便乞更講求利害事人微言
輕不能仰動天聽後聞止用兵卒興功彌年未見成效
繼聞召都水使者王孝先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判官張
景先赴三省詢訪利害而三人所論不同朝廷未敢臆
決遣官行視然詔書但令相度開孫村口有無未盡利
害如孫村口不可修即於不近界河踏逐一處則是雖
日遣官行視而必欲回河之意已定於廟堂之上矣不
惟如此又下河北路計置舊隄梢草一千餘萬且令先
買五百餘萬論者以謂既治舊隄則是決為回河之計
然則朝廷遣二近臣從數十官吏銜命而出不知果何
所為也臣雖愚情意朝廷必謂梢草之類不可倉猝而
具一日所遣官還奏可以回河則來年先治舊隄開減

水河爾時旋營稍草公私必受其害不可不預行計置
此誠先識遠慮非眾人所及也彭汝礪云二月二日然臣竊
有私憂過計須至不避斧鉞披露腹心為陛下言之夫
河之利害與夫可復不可復之勢既已遣官行視則當
俟其還奏然後可決此固臣所不敢妄論也至於事有
可以坐而知者今日之民力是也蓋自數年以來河北
京東淮南數路災傷為甚今歲河北並邊稍熟近南州
郡亦皆亢旱京東即今米價斗百餘錢盜賊並起京西
災儉尤廣淮南秋田麤收而春夏麥價甚貴百姓飢殍
未蘇瘡痍未復正當寡求省事以休息人力若來年雖
未大興河役止令修治舊隄開減水河亦須調發丁夫
本路不足則及隣路隣路不足則及淮南陛下視今日

之民力果可以堪之乎民力未堪則雖有回河之策及
稍草先具將安施乎陛下若以河患為大必欲興作驅
數路之民聚之河上暴露風雨飢凍苦迫弱者羸瘠死
亡強者逋竄或轉為盜賊縣官何以禦之又況一人在
官一家廢業行者齋居者送方春農時害其耕作來歲
水旱之變雖未必有而人力不至田為污萊饑饉之災
可以前知矣陛下豈忍驅此數路之民納諸溝壑之中
乎不惟民力如此方今縣官財用日蹙河朔尤為貧敝
往時積穀雖多因去年遣使賑濟務在大發倉廩雖不
甚災傷地分與上等優足之家例皆賑貸儲蓄殆空即
今州軍倉儲有不及數月庫錢有不能支吏俸一月者
今歲開減水河用工不多已費四十餘萬貫若更大興

工役修六七百里之舊隄且謀閉塞決口回復故道不知其費幾何雖以先朝所蓄餘錢或可以支後將何以繼之乎大抵縣官不足必取於民臣恐異時百姓有困於征斂者矣其源甚微流弊甚大此不可不察也陛下臨政以來愛恤斯民可謂至矣奈何於災傷疲瘵之餘興此大役以重困之歟臣知聖心豈忍出此必謂河之爲患有大於此者故不惜勞民力費國財以成久遠之利爾蓋今之言河患者不過曰壞御河堙塘灤害民田此猶其小者耳河漸北注失中國之險最莫大之患也雖臣之愚亦不敢謂此爲不足患也然竊以謂壞御河堙塘灤害民田特數州之患耳至於失中國之險則又未然之事有無蓋未可知而其患遠者也豈若舉數路

疲瘵之民以任莫大之役使之暴露飢凍離鄉失業又有死亡逋竄之憂其爲禍博且近矣豈特數州之患而已乎民者國之本也根本一搖豈不甚可畏乎臣愚非敢謂河必不可回故道決不可復也姑願陛下徐徐云爾愛養民力至於充實經理財用使之有餘在天時無水旱之變在人事無不順之理然後可擇利害按視形勢見其可爲一舉而收成功豈不善哉伏望陛下因臣此言審思博訪速下詔書罷買梢草戒飭行河之官務要利害得實俟其還報果有可爲亦須一二年後以漸興役如此則民力無傷事功易就爲今之計莫過於此臣備位侍從義當體國知而不言則爲失職言而不盡則爲不忠惟陛下察其誠而恕其狂妄幸甚幸甚又言

臣材薄望輕自知所言難以取信惟恃陛下聖明特賜
省察蓋河決而北已幾十年未應一旦便致大害而休
養民力愛惜財用乃是今日先務實繫國家大體論者
或論河勢變決恐失此時別有移改臣竊以爲河若果
有改移雖一面興役豈能遏之使住若工役旣興而河
有退背不能罷役物料人夫尤爲枉費蓋大河非人力
可爲其來已久惟稍緩之審度利害最爲得策若非出
自聖斷臣恐論議無時而定又言臣具奏已久日俟朝
廷自有施行至今多日未聞指揮須至再瀆天聽伏望
聖慈察臣所陳益採聽公論若一言欺罔甘俟誅竄
是月右正言劉安世言臣昨於十月十二日上殿陳奏
胡宗愈暱宰相之私親盜中司之要任欺罔人主之聽

隳廢祖宗之法加以徇私立黨毀滅廉隅誠不足以副
陛下體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自後繼進三疏極言
其罪至今未蒙施行臣雖至愚不能窺測聖蘊然竊嘗
深慮陛下所以力遏眾論未賜指揮者豈非謂胡宗愈
進用方踰半年今遽罷斥恐人譏議以謂自信不篤用
人不終者乎若清衷所有萬一如此臣竊以爲過矣祖
宗以來登用大臣何嘗不考合僉言採察人望苟眾心
未服公議不與甯使詔令有反汗之嫌不容小人乘君
子之器著之信史可以稽考至如神宗皇帝時尙書左
丞蒲宗孟公宇擅有修葺爲御史中丞黃履所劾亟令
罷免王安禮以閨門私故爲侍御史張汝賢彈奏尋亦
去位陛下踐阼之後優禮輔弼去年李清臣以不勝治

事爲御史中丞傅堯俞等一言亦使外補豈若宗愈上則欺君亂法下則背公成朋不恥無義置之廊廟實累聖明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蓋甘言美辭足以惑移人意小節僞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姦邪廣布腹心根深蒂固牢莫可破則其爲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謂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望陛下曲回天聽詳覽眾言進有德以尊朝廷黜有罪以服天下早以臣等言宗愈章疏付外施行不勝至願 又言臣昨所奏陳胡宗愈罪狀十二事非敢誣摺皆有實狀可以按視凡在廷

之臣有一於此已可斥逐而宗愈積累巨惡至於十數言者交攻半年不止偃然居位略無畏心凌蔑風憲毀棄廉恥豈不負朝廷體貌之意累二聖知人之明臣伏見宗愈之除中丞在呂公著秉政之日雖是姻戚隱而不言外託用才之名中爲立黨之實使宗愈貪權懷惠不復糾繆繩愆以此營私何所不可蒙蔽人主之聽隳廢祖宗之法入臣之罪莫大於此今公卿士民盡知二人之欺罔而臺諫官多出公著之門終無一語敢及此事陛下試取眾人言宗愈之疏一一省閱則知臣今日所奏爲不妄矣公道陵替昔賢所憂豈謂聖朝目覩斯弊歲月浸久恐非國家之福此臣所以夙夜憤懣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己也伏惟陛下審察眾情詳觀事理若

原心定罪則公著宗愈均是欺君宜正典刑以示中外
或聖意未欲以一眚遽廢老臣卽宗愈他罪尙多伏乞
特行罷免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又言臣自四月後
凡一十二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至今未蒙付外施
行臣夙夜思念不遑甯處竊謂祖宗以來臺諫官之論
執政者多矣果中其罪則大臣無不罷免或所言失實
則臺諫官亦須降黜蓋進退之義不可不正是非之理
不可不明未有君子小人并容於朝廷者也今宗愈以
姦邪之才據紀綱之任欺君亂法背公營私肆行貪婪
毀棄廉恥臣等前後章奏至於十數陛下一切畱中無
所可否邪正並立枉直兩存上違累聖之舊章下失萬
邦之屬望臣之於此何以爲心見惡不擊則非忠畏禍

中輟則非義使邪黨漸登於要路大姦久處於廟堂寢
生厲階害及天下臣恐異時之公議追咎今日之言官
雖伏重誅豈能塞責臣所以不避煩瀆之罪屢陳迫切
之言伏望聖慈特垂省察若宗愈之罪惡旣皆得實卽
乞早與罷免以慰中外之望若臣之所奏稍涉誣罔亦
乞重行降黜以爲妄言之罪惟冀早施睿斷明示天下
不勝幸甚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十八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三年十二月乙亥樞密院言荆湖北路羅家蠻劫掠財物焚燒屋宇申訴多不受理上下隱蔽將來減退兵將糧道恐難通行詳前此唐義問累奏移廢城寨已畢而蠻情不能上戴寬恩輒敢侵犯不已若不隨宜討殺則必倣倣轉難處置欲令唐義問及程節疾速具析申奏及措置之因如諸處蠻尚敢潛伏屯結即選兵將官討捕仍告諭歸明團峒蠻人勿令動搖驚擾從之舊錄

云弃城以安蠻情而侵宮苑副使胡田知沅州六宅犯劫掠不已新錄削去

使時定充荆湖北路都監駐泊辰州俟蠻事息日奏裁

丙子遼國遣使長甯軍節度使邪律迪副使中散大夫
守太常少卿充史館修撰鄧中舉來賀興龍節
己卯詔宗室在式假與龍節許易金帶上壽

庚辰樞密院言歸明人給田舊條如堪耕種田不足給
戶絕田元祐田令堪耕種田不足給常平田緣常平田
止是人戶抵當場務折納等田土數目不多詔添入常
平田不足給戶絕田

甲申詔令唐義問程節於渠陽寨協力措置蠻事以狼
江貫堡豐山蠻酋犯邊故也 三佛齊貢奉人請以金
蓮花一十五兩真珠五兩龍腦一十兩依例撒殿從之
丙戌以雪寒泥瀟免朝參五日給役工假三日 詔刊

神宗皇帝舉御史詔於御史臺從滕元發請也 左武
衛大將軍郭達卒 舊錄云神宗經制西羌以王詔為沿
邊安撫招納摩正措置有達知渭州

按詔盜用庫錢治甚急詔請它官案覆遂徒達知渭州
遣大理寺丞杜純案治純懷觀望復遣御史蔡確鞫之
達坐誣罔落宣徽南院使知潞州新錄辨曰郭達按王
詔事神宗實錄載之甚詳杜純所按蓋其事實蔡確所
覆乃觀望爾今日純懷觀望又曰達坐誣罔庶幾後來有可
合改曰執政疑純觀望又曰坐達誣罔庶幾後來有可
考云當移此段入達知潞州日

丁亥月當食以陰雪不見
戊子詔應緣例陳乞子弟宮觀嶽廟差遣再任者不理
為資序 知永興軍韓績言本路比歲災傷闕食請於
法所給米豆更不限數從之

庚寅朝奉郎權陝西轉運使杜純辭賜紫章服 朝奉
大夫廉正臣為司農少卿 吏部員外郎宇文昌齡權

發遣京西路轉運副使 朝請大夫簽書准康軍節度
判官廳公事陳知晦再任以其父述古老無兼侍也
詔開封府軍巡院復置判官一員以罷大理寺治獄也
辛卯朝議大夫試中書舍人劉放爲中大夫守中書舍
人

甲午江甯府司理參軍鄆州州學教授周種罷歸吏部
用右正言劉安世翰林學士蘇軾言也安世言臣伏見
周種上書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廟廷中外
喧傳頗駭羣聽臣聞天聖中錢惟演嘗請以章獻明肅
太后莊懿太后並配眞宗廟室以希帝意是時御史中
丞范諷劾惟演擅議宗廟遂落平章事罷歸本鎮臣竊
謂惟演位兼將相言之未爲大過而責之如此之重者

乃所以嚴宗廟也今種以疏遠微賤之臣懷姦邪觀望
之志陵蔑公議妄論典禮使安石功德茂著實可從享
在種之分猶不當言而況輔政累年曾無善狀殘民蠹
國流弊至今安可侑食清廟傳之萬世如種狂僭豈宜
輕貸伏望陛下以春秋之法誅其始意重行竄殛以明
好惡軾言臣先任中書舍人日敕舉學官臣曾舉江甯
府右司理參軍周種蒙朝廷差充鄆州州學教授近者
竊聞種上疏言朝廷當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
謹按漢律擅議宗廟者棄市自高后至文景武宣皆行
此法以尊宗廟重朝廷防微杜漸蓋有深意本朝自祖
宗以來推擇元勳重望始終全德之臣以配食列聖蓋
自天子所不敢專必命都省集議其人非天下公議所

屬不在此選奏議既上詔云恭依冊告宗廟然後敢行其嚴如此豈有既行之後復使疏遠小臣各出私意以議所配若置而不問則宗廟不嚴而朝廷輕矣竊以安石平生所爲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難逃聖鑒先帝蓋亦知之故置之閒散終不復用今已改青苗等法而廢退安石黨人呂惠卿李定之徒至於學校貢舉亦已罷斥佛老禁止字學大議已定行之數年而先帝配享已定用富弼天下翕然以爲至當種復何人敢建此議意欲以此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倡羣小此孔子所謂行險僥倖居之不疑者也而臣忝備侍從謬於知人至引此人以汙學校若又隱而不言則罔上黨姦其罪愈大謹自劾以待罪伏望聖慈特敕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賜

責降以儆在位軾又言臣近上言以所舉學官周種擅議先帝配享欲以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倡羣小乞下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行責降以警在位至今累日未奉指揮竊以爲國之本在於明賞罰辨邪正二者不立亂亡隨之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昔郭公善善惡惡而不免於亡者以善善而不能去也臣觀二聖嗣位以來斥逐小人如呂惠卿李定蔡確張誠一吳居厚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何正臣盧秉蹇周輔王子京陸師閔趙濟中官李憲宋用臣之流或首開邊隙使兵連禍結或漁利權財爲國斂怨或倡起大獄以傾陷良善其爲姦惡未易悉數而王安石實爲之首今

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閒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
外懷其私恩冀其復用爲之經營游說者甚眾皆矯情
匿迹有同鬼蜮其黨甚堅其心甚一而明主不知臣實
憂之夫君子之難致如麟鳳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況可
麾而卻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蛆蠅腥膻所聚瞬息千萬
況可招而來之乎朝廷近日稍寬此等如李憲乞於近
地居住王安禮抗拒恩詔蔡確乞放還其弟皆卽聽許
崔台符王孝先之流不旋踵進用楊汲亦漸牽復呂惠
卿窺見此意故敢乞居蘇州此等皆民之大賊國之巨
蠹得全首領已爲至幸豈可與尋常一肯之臣計日累
月洗雪復用哉今旣稍寬之後必漸用之如此不已則
惠卿蔡確之流必有時而用青苗市易等法必有時而

復何以言之將作監丞李士京者邕佞小人眾所唾鄙
而大臣不察稍稍引用以汙寺監猶能建開壕之議爲
修城之役其策旣行遂唱言於眾欲次復宋用臣茶磨
之法由此觀之惠卿蔡確之流何憂不用青苗市易等
法何憂不復哉昔盧杞責降旣久經涉累赦德宗欲與
一小郡舉朝憂恐而宰臣李勉給事中袁高諫官趙需
裴造宇文鉉盧景亮張薦常侍李泌等皆以死爭之勉
等非惜一郡也知杞得郡不已必將復用一炬有燎原
之憂而濫觴有滔天之禍故也今周種草芥之微而敢
建此議蓋有以啟之矣昔淮南王謀反所憚獨汲黯以
謂說公孫丞相若發蒙耳今種蠱小臣而敢爲大姦
愚弄朝廷若無人然不幸而有淮南王當復誰憚乎臣

不敢遠引古人但使執政之中有如富弼韓琦臺諫之
中有如包拯呂誨或司馬光尙在此鼠輩敢爾哉昔王
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矯詐百端妄竊大名咸以爲可用
惟韓琦獨識其姦終不肯進使琦不去位安石何由得
志以此知辨人物之邪正消禍患於未萌眞宰相也臣
數日以來竊聞執政之議多欲薄臣之責而寬種之罪
若果如此則是使今後近臣輕引小人而惠卿之流有
以下朝廷之輕重事關消長憂及治亂伏望特出宸斷
深詔有司議臣與種之罪不可輕恕縱使朝廷察臣本
無邪心止是暗繆亦乞借臣以立法則臣上荷知遇雖
云得罪實同被賞若蒙寬貸則是私臣之身而廢天下
之法臣之愧恥若撻於市不勝憤懣憂國之心意切言

憇伏俟誅譴貼黃稱周種州縣小吏意在寸進而已今
忽猖狂首建大議此必有人居中陰主其事不然者種
豈敢出位犯分以搖天聽乎此臣所以不得不再三論
列也

政目於十八日載
種罷教授送吏部

丙申樞密院言宥州報夏人遣使謝封冊繼以疆場來
議詔趙鼎謝封冊使未過界遣使議疆場事即以禮卻
之若過界後牒至即開諭俟謝恩畢徐議

丁酉樞密院言歸明土官楊昌盟等乞依胡田所請存
畱渠陽軍縣依舊名事應舊送縣者令渠陽寨理斷徒
已上罪即送沅州詔俟人情安帖戶口增衍日保奏

渝州江津縣獠人犯小溪寨詔梓夔路鈐轄司體究作
過因依若不因省地人戶侵犯無故侵擾即戒約遣回

仍理索擄掠人口尙不聽從乃以兵捕殺庚子責授建甯軍節度副使本州居住呂惠卿徙居宣州此實是月詔比較入錄所書政日在九月八日今從政日流四年正月行政日有此當考十一月二十二日詔又閏月十二日太皇太后云云合參照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十八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十九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朔尙書省言未行官制以前凡定功賞之類皆自朝廷詳酌自行官制先從六曹用例擬定其一事數例輕重不同合具例取裁事與例等不當輒加增損若不務審察事理較量重輕惟從減損或功狀微小輒引優例亦當分別事理輕重及已未施行等第立法今以舊條例增修凡事與例同而輒增損漏落者杖八十內事理重已施行者徒二年如數例重輕不同或無例而比類他例者並具例勘當擬定奏裁從之仍增三省樞密院相干事並同取旨詔頒元祐敕

令格式 遷大名府南樂縣于金堤東曹節村從河北
轉運司之請也新無要考何 端明殿學士銀青光祿

大夫致仕范鎮卒

甲辰京西北路都監楊安道管押范鎮所定鑄成律十
二編鐘十二罇鐘一尺一斛一響石為編磬十二特磬
一簫笛埙篪巢笙和笙各二較景祐中李照所定又下
一律有奇並書及圖法上進詔送太常寺樂法有可行
事件令尚書禮部太常寺參定以聞仍令尚書侍郎學
士兩省御史臺館職祕書省官赴太常寺觀聽翌日賜
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詔武僅在散
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
能致魏晉以下曹鄒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

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
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
詩書之已缺閱奠虞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
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
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
又詔范鎮與一子有官人陞一任差遣製造人等第支

賜詔下鎮已卒新舊錄載范鎮新樂殊不詳當檢討別

錄所記語至鎮力論青苗事乃載安石語曰若非陛下
明見周禮有此則焉得不以為愧此可謂假六藝以文
姦言矣鎮欲告老安石曰鎮行能無取雖致仕何足惜
又曰但欲陛下知此曹不日鎮行能無取雖致仕何足惜
論立嗣事風節聳動中外至謂其行能無取雖致仕何足惜
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此正
安石所深惡親草制力詆之乃云神宗惡之此尤誣罔
至上初政諸老更起以扶王室鎮屢召不至此亦各行
其志爾至謂鎮有臣之事君豈可幸禍之語鎮之不

此類諸老必矣此皆前史官私
意今有錄墓誌文重行修正

丙午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言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
一郡蓋亦自知受性剛褊黑白大明難以處眾伏蒙聖
慈降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
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
而職事清閑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
者輒復盡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
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斃
近令取十數槽置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此
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圍人盜減芻粟
且不卹其飢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
至仁深哀憐之置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輕重不

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
異於馬馬之飢瘦勞苦則有斃踣奔逸之憂民之窮困
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眾非如養馬可
以置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爲耳目若忠賢疏遠諂
佞在傍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
屠三川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
後主不知此皆昏君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
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
十萬人沒於雲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
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
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
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

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上奏十餘人乞朝廷先
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
凡死事之家官所當恤若隱而不奏則生死銜冤何以
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為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
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於此臣謂此風漸
不可長馴致有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
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
恩深重不敢自同眾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蘇轍誌
軾墓云
因讀實訓歷言今賞罰不明強河使東夏人寇掠鎮戎
朝廷不問當軸者恨之軾知不見容乞外任賞罰不明
強河使東乃九月五日奏乞部則論與臺諫為怨仇
御史中丞兼侍讀李常言臣伏見今月二日蘇軾講筵
進讀間奏昨鎮戎軍西人入寇殺萬餘人有司止奏二

千竊緣邊附奏報苟容失實則朝廷賞罰何所據憑賞
罰苟差何以懲勸功罪軾既已面奏臣職在伺察姦罔
仍復預聞理當糾正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密切根究以
正典刑臣居耳目之司不時體訪稽於論例不敢逃責
此據李常
集附見承議郎祕閣校理權通判虢州張舜民提
點秦鳳路刑獄

丁未三佛齊遣使人貢 校書郎盛次仲為集賢校理
崇信軍畱後贈開府儀同三司英國公諡孝僖仲論
卒

戊申延福宮使降授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李憲除
右千牛衛上將軍分司南京陳州居住憲明道宮任滿
告老故有是命 泰甯軍畱後知相州李珣以疾乞歸

許之 三省言官制之行三省並建宰臣執政官遷除頗頻其錫賜物在一年內者請減半給詔雖一年外並減四分之一 又詔太中大夫以上知判州府添賜公

使錢正任團練使遙郡防禦使以上至觀察使並分大郡次郡初除次郡俸銀各減四分之一移大郡全給畱後節度使分大鎮次鎮小鎮俸錢遞減五萬刺史以下使相以上不減其刺史至節度使公使錢依俸錢分數

裁減紹聖二年六月二十一日靖國元年三月二十五日郡分二等公使日可考玉牒云詔畱後以上鎮分三等遙郡以上詔荆湖北路都鈐轄轉運提點刑獄

司誠敕沅州城寨官吏各加撫輯仍覺察希功生事之吏對移訖奏行降黜其諸色人如有架造事端扇搖人戶情涉凶狡亦禁勘奏裁無新荆湖北路鈐轄司言夔

州路蕃夷都巡檢菊曩遷申播州禮賓副使楊光震點

集今曩遷與光震有隙羅杜肆等是別部獠賊慮邊吏不與判決別乘用兵之際使之自疑邊患未測詔瀘南

沿邊安撫司夔州路提刑司體究獠賊作過何人部族如係光震部下即移問緣由以理曉諭有所屈抑許為

受理且勿侵省地若是別族與光震隣接亦諭使防邊及索擄去人口俾通知朝廷恩意仍覺察光震曩遷毋

令挾私生事無新

己酉詔湖南安撫鈐轄謝麟誠約救應邵州臨口寨兵

將官如蠻寇遮路燒圍寨堡拒捍官軍即隨宜掩殺其餘即驅逐退散使之畏懼勿專務殺戮濫及無辜無新又詔瀘南沿邊安撫司審度獠賊首領如誠諭楊光震

等密引收捕赴官 詔太常寺修四孟釋菜儀

庚戌詔今後小使臣磨勘轉崇班每歲不得過八十人

其以功賞特恩遷轉不在此限令吏部立法 三省言

職事官俸祿比官制以前雖減而公使增添頗多治平

歲支一十六萬餘緡今支七十五萬餘緡詔戶部取索

比類舊制各行裁減舊錄云嘉祐治平中官吏仰給公

至厚熙甯以來一切罷去以寬民役而官吏俸給悉從

官給名雖增而實減也至是乃以為增而裁損焉新錄

辨曰裁減冗費此朝廷政事所當急者元祐中以官制

之錄乃引罷差衙前以破當時裁省之議爾今刪去

實減殆曲為之說以破當時裁省之議爾今刪去

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言臣等竊見本部近

編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

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今左藏庫見錢費用已盡去年

借朝廷封樁末鹽錢一百萬貫以助月給舉此一事則

其餘可以類推矣臣等聞古者制國之用必量入為出

使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故三十年之間而九年之蓄

可得而備也今日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

景德班行選人胥吏之眾率皆廣增而兩稅征商榷酒

山澤之利比舊無以大相過也昔祖宗之世所入既廣

所出既微則用度饒衍理當然爾今時異事變而奉行

舊例有加無損今天下已困弊矣若更數年加之以饑

饉因之以師旅其為憂患必有不可勝言者臣等備位

地官與聞朝廷大計而喑默不言異日雖被誅戮何補

於事故臣等願及今日明敕本部取見今朝廷政事應

千費用錢物者隨事看詳量加裁損使多不至於傷財

少不至於害事二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先之使天下
曉然皆知事之當然而非朝廷有所靳惜則誰不信伏
昔治平熙甯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為四
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為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
為六歲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漸殺恩禮天下晏然莫
以為言此則今日之成法也臣等伏乞檢會寶元慶麻
嘉祐故事於本部置司選擇近臣共議其事嚴立近限
責以實效法度一成數歲之後費用有節府庫漸充傳
之無窮久而不弊則其於聖德實非小補也臣等愚拙
不能修明職業以廣財賦冒昧獻言罪當萬死貼黃稱
勘會頃降朝旨令本部裁減浮費前後所減三十餘事
率皆浮費之小者然所減已約及二十餘萬貫不為無

補今若事無大小並皆量行參酌裁損則其為利必大
伏乞聖慈早賜施行詔戶部取索應干財用除諸班諸
軍料錢衣糧賞給特支依舊外其餘浮費並行裁省節

次以聞元年二月十八日戶部狀準敕取索看詳裁省

官局所主事務官吏及應係公人增減數目并切緊慢
勘酌裁省所有今來取索內外官司詳究事務要切
等已差舊行浮費人吏行遣外更添差書表司限約東
貼司鈔寫中奏文字餘欲乞並依前來已得指揮施行
尚慮內外官司具析未盡使存留裁減失當仍許官吏
諸色人具可減利便陳獻在京本部外路經所行官
司申陳具狀繳進實封徑申戶部尚書廳外路經所行
檢會下項前來已得聖旨依元祐元五年五月五日
戶部公文限五日內盡行依本報送所司明許暫候
整會如違限五日內盡行依本報送所司明許暫候
重害者申取朝廷指揮一乞取索在司司事行外
府界欲乞委自府界提點司諸路委轉運司司事行
事或本司管勾官員依今來諸路委轉運司司事行
錢物委有未盡未便事狀逐旋保明申戶部相應施行

其被受取索官司便轉運提點司責立近限回報如有
違限隱漏不實卽便依法施行縣官吏如有所見利害委逐
路轉運提點司遍下本路州縣一面附遞直申戶部以憑
以裁減浮費卽具條畫實封一而所轄施行元祐元
看詳施行在京官亦乞依此下所轄施行元祐元
六月十五日敕節文在京官亦乞依此下所轄施行元祐元
限切慮實有繁去處於限內供報未得及恐爲上項日
限通窄供報不得詳盡乞從本部相度事務繁簡量與
展限累展不得過三次一勘會昨來裁省浮費準朝旨
專委本行合書侍郎卽不干預官今來未敢依前降
朝旨施行處取到案踏修成條目等照用欲並詳本部
要官局去處取到案踏修成條目等照用欲並詳本部
權借如敢隱漏乞從本部轄下處若非所轄並合申
去處勾勘一節亦係本部轄下處若非所轄並合申
取到事理施行第二項依前降指揮並從之編錄所申並
供到事理施行第二項依前降指揮並從之編錄所申並
十二月二十二日
聖旨今附注此
御史中丞李常言先帝以人吏無
祿爲不足以責其廉遂重其罰而祿之今臺省寺監人
吏無慮二千四百餘人百司庫務又二千三四百人歲
費錢斛舉數十萬當時利源指以充吏祿者實無一在

至侵縣官常費以足之向已命官覈實而汰冗遲久未
上請督責成書詔門下中書後省疾速立法 樞密院
言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毛漸奏沅州并黔陽縣因蠻寇
於豐山諸處殺傷民口凡二十八次唐義問初不以聞
詔義問體度如何措置及追索見存人口毋令上下因
循蔽匿久遠含養邊患

辛亥朝奉郎孫升爲金部員外郎 戶部言夏人入貢
將物貨於沿路州軍估價出賣者先以封樁錢借給仍
責元估賈人等同一季變買從之

癸丑三省言元豐舊條諸司文字稽違職級兩該上簿
官員上簿卽是六曹長貳均任其責今新法職級再經
決官員方上簿而六曹長貳不坐恐非立法意詔事理

重者取旨

甲寅太皇太后宣諭輔臣曰近已降指揮裁減入流本家所得恩澤亦宜減四分之一呂公著等言陛下臨朝聽政本殿恩澤自不當限數向來止用皇太后例豈可更有裁損再宣諭曰今來官冗自宰執已下恩澤皆有減損本家亦須裁定要自上始則均一矣公著曰此盛德之事當計究本末以聞已而詔曰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於今以闕計員至相倍蓰上有久閑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

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實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心共成節約之志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準此上官均云云附見二年三月未韓宗彥蘇轍韓宗道言臣等近奉敕裁減冗費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器械凡無益過多之用皆得量事裁減惟獨宮掖浮費名件不少有司不得盡見未敢輒議竊見近降詔書以方將裁損入流以清取士之路命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欲以身先天下詔書既出中外臣庶皆知聖明以私徇公至有感激流涕者臣等仰測聖

意克己爲人無所不至其欲裁損宮掖浮費與裁損私門恩澤何異然而至今未見施行者蓋有司失於建明則臣等之罪也臣謹案寶元二年嘗命近臣詳定裁損冗費時諫官琦建令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並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減省其無名者一切罷去時有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卽許會問入內內侍省等處施行及慶厯元年又詔入內內侍省等處取先帝時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之數以聞是時所損浮費數目極多爲益不細臣等欲乞陛下推廣前日減省恩澤已行之心仰法寶元慶厯祖宗已試之效使天下明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宮禁始

則凡有裁損誰不心服臣等不勝區區干犯鈇鉞 詔大臣監司武臣路分都監以上不許奏舉充十科 錄

故皇城使榮州刺史權太原府路鈐轄張世矩子天錫爲三班借職詔以世矩於條雖不該遺表緣世矩累立戰功素爲得力將官天錫特依遺表條降等與借職 月

未坐漏失夏寇落榮刺免勒停在職實錄於被誤書知鎮戎軍皇城榮刺合改正

丙辰樞密院言在京諸軍兵額多闕而京東西路就糧禁軍往往溢額詔差內殿承制劉子方左藏庫副使王修已往逐路與長吏當職官揀選發遣上京添填闕數 詔陝西河東蕃官兵三路廣西川峽荆湖民兵及敢勇效力之屬並隸樞密院兵部依舊主行其餘路民兵令兵部依舊上尙書省應小使臣初補及改轉並隸兵

部擬鈔畫聞訖送樞密院降宣其定州北平軍使瀛州
 知肅甯城雄霸州沿界河及海口巡檢都監青澗綏德
 大順水洛甘谷定西知城並樞密院差人雄霸州沿界
 河同巡檢歸信容城知縣縣尉河東河外六巡檢忻代
 州都巡檢使甯化軍天池岢嵐軍草城川都巡檢使沅
 州渠陽寨邵州蒔竹縣廣西左右江都巡檢左右江四
 都巡檢宜融溪峒都巡檢朱崖軍使吏部依格擬差申
 樞密院銓量降宣處分在京者引驗河東陝西川峽荆
 湖廣西極邊及接連溪峒巡檢城寨大小使臣即吏部
 先條具差舉窠名申樞密院看詳指定要切處別具取
 旨銓量舊錄云初官制循唐舊典以名實釐正由是二
 省樞密院舊所領事各隨名分隸至是因樞密
 院請改焉新錄辨曰祖宗舊制大使臣皆樞密院選除
 小使臣則在三班院熙甯中王安石為相臣故相文彥

博使樞密院府安石建議置審官西院注擬大使臣差
 遣以分右府之權至元豐官制以三班院為侍郎右選
 西審官院為尚書右選令諸路要害處兵官除樞密自
 選外餘自銓部依格擬差申樞密院銓量降宣與熙甯
 置西審官院元豐定四選之意蓋無相妨今必以系官
 制為院初不知樞密院在唐乃中人傳導命之之地三
 省密院分領諸事豈可謂循唐之舊典哉舊錄其言之
 誣又無所稽考如此今刪去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六
 日樞密院劄子勘會諸路兵部及蕃官蕃兵舊例屬樞
 密院自官制舉行及漢弓箭手之類本備戰守與正兵
 止申都省緣蕃官及漢弓箭手之類本備戰守與正兵
 事體一般弓箭手見屬諸將峒丁見張措置不復關由
 以來緩急邊事差移團結及常日更張措置不復關由
 樞密院有司但循格例亦無所建明陝西河東蕃官蕃
 循失於完整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陝西河東蕃官蕃
 兵三路廣西川陝荆湖民兵及敢勇效用之類今後更
 不隸尚書省並撥隸樞密院兵部依舊奏鈔者止具申
 及申稟尚書省並撥隸樞密院兵部依舊奏鈔者止具申
 狀其餘諸路民兵所載今附注此尚
 書省此編類錄冊兵部依舊注此尚
 言看詳撲買場務其弊莫大於實封投狀蓋無知之民
 利於苟得競立高價務相傾奪止假目前之欲不為後

日之計然而一界之內豐凶不常或遇水旱之災卽有
欺闕之弊往往破家竭產不償逋欠身陷刑禁家族流
散至於抵當之物亦多假於親知因緣同保淪胥失業
若此之類不可勝數朝廷比用言者之奏遂罷實封之
法參酌中道立爲定額不使愚民貪得忘忠而又兩人
以上下狀惟給已業抵當最多之人蓋因其有自愛之
心必能生防患之慮委之場務可無他虞卹民省刑德
澤深厚公私之利莫大於此行之二年幸已就緒而今
歲九月二十九日用戶部申請遽然變法許人明狀增
錢收買臣詳觀戶部狀稱若只以酌中定額卽沽賣興
盛之處過贏厚利此乃聚斂誅剝損下害民之論非聖
朝之所宜行也且實封投狀雖非善法然所添之直人

不相知惟至限滿啟封方見合給之主今則明書錢數
眾各見聞又擇價高之人便行給付民旣是貪得無有
遠圖並驅爭先更進迭長惟恐失之豈念後患臣竊謂
坊場河渡之類旣許民間承買輸納官課之外必有餘
得乃可爲生今若復開爭端明狀買價人知無益誰肯
徒勞惟是貪迫之人苟求僥倖一遭凶歲鮮不破家賞
納不充累及同保則明狀之害有甚於實封者矣臣昨
於領職之日首論命令數易之弊今前詔方下普天受
賜遂徇邪說輕廢成法使朝廷救弊之仁未及周浹而
細民失職之害旋踵復生臣雖至愚竊爲陛下惜之況
國家賦役之總於地官方二聖崇尚寬大仁民愛物宜
得疏通知治體之士以司大計而右曹官吏不能廣推

上意惟欲盡民之利州縣監司畏省部之勢無敢指言其罪者因循日久上下相蒙妄更法度民受其弊甚非所以稱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天

下承買場務並用元祐元年六月七日之法所有今年九月二十九日指揮欲乞更不施行所貴民被仁政不致失業從之

戶部右曹蘇轍主之當考編錄冊三年閏法所有應天今年九月二十九日奉旨依奏仍先次施行元祐元年六月七日之法所有今年九月二十九日奉旨依奏仍先次施行

元祐元年六月七日奉旨依奏仍先次施行元祐元年六月七日奉旨依奏仍先次施行

將前界買名錢數委本州看詳若累有相度罷實封投狀

額前及後拖欠數多及界如無不詳者即取酌中一界最

量保明申省如轉運司轉運司相度減定保明申州委官體

月取問願與不願接續承買如不願即出榜限一季內

許人投狀最多之人其所通抵當數目承買兩州之外限滿無

抵當狀再限兩月依上法餘並依舊條三省同奉聖旨

人投狀檢準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敕節文戶部狀看

依一檢準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敕節文戶部狀看

詳買撲場務巧弊百端若只以酌中定額即沽買與盛

之便過贏厚利並不增長價錢偶值虧減歲入若許人

卻便添錢承買官錢深慮浸久大段虧減歲入若許人

明狀添錢承買官錢深慮浸久大段虧減歲入若許人

下立小價同並擇人戶自然酌度合直價錢投狀若數人

修於界滿前一年本州錄令用條及一承買場務三年為

處限六十日召人於額錢上添錢承買仍具抵當家業

物數所坐見在地望召生戶一名委保不是假名同請

州投狀限滿三十日先次問見承買人如無拖欠官錢聽

價所添價限三十日先次問見承買人如無拖欠官錢聽

依最高人戶名及抵當所有諸實檢估出帖給付若二

人外上價同並擇己業抵當最多人依所著價給買

限外上價同並擇己業抵當最多人依所著價給買

日依上法每經限滿又無投狀人者準此

戶部狀

欲乞應諸路鄉戶差充公人若有犯應勒停者並令別

丁充役若別丁不堪即許雇人補滿年限從之

錄冊進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十九

戊午朝奉郎左司諫韓川為太常少卿川固辭許之

川聽不用自十一月後堅求外補明年正月十三日知潁州

詔涇原路經略使劉昌祚特罰銅三十斤知鎮戎軍

張之諫特展五年磨勘以夏賊犯邊殺擄民兵奏不以

實也張舜民誌劉昌祚墓云二年九月夏人寇鎮戎兩

不制軍馬昌祚素知之不從有旨令知鎮戎軍張之諫權

力而馬之十將總之十餘人不能轉側城中兵望賊焚室

即納之羊馬城中至人身不能轉側城中兵望賊焚室

盧掘冢墓號哭徒手欲戰之諫以劍加報師既而果以

二日攻三川不拔而去昌祚每聞軍前報師既而果以

之諫又重賂走馬王紳使為文字游談京師既而果以

展之諫為有功除西上閣門使物論譁然復遣監司體量

王紳而巳此事當考事在二年九月十日十一日

日四 詔封州曹觀康州趙師旦廟載在祀典以廣南東

路經略司言向邕寇儂智高犯二廣觀與師旦為封康

守能率州兵力戰以死稽畱數日廣城得以設備卒不

可破請旌其忠故也

己未左中散大夫太常少卿直祕閣王汾為右諫議大

夫既而御史中丞李常等論汾口吃滑稽不任諫職而

汾亦自懇辭從之聽汾辭免在二十六日今並書劉安

在明年三月末紹聖元年庚申置六曹尚書權官俸賜依六曹侍郎守法敘班在

試尚書之下雜壓在左右常侍下滿二年取旨

癸亥西南莫蕃遣人入貢

甲子詔諸路監司勿薦侍從官以上及帥臣從左司諫

韓川請也

韓川請也

乙丑詔湖南安撫鈐轄謝麟多方經畫臨口寨蠻寇凡
可腹背牽制應干機略並隨事從長措置勿令諸將淹
延觀望仍量度於行司所在畱兵以為應援

丙寅詔門下省班簿房籍記初入流官

十一月二十二日十二月未並

照合參

詔吏部詳定六曹寺監重複稽滯利害以聞從

監察御史王彭年請也 錄故西頭供奉官郝普男忠
為三班奉職義為三班借職以鄜延經略司言普與西
賊戰塞門寨死之故也

丁卯遼國遣使興復軍節度使蕭京永州管內觀察使
耶律睦副使中大夫守衛尉卿劉泳東上閣門使海州
防禦使劉彥昇來賀正旦 寶文閣直學士知揚州謝
景溫為權兵部尚書龍圖閣待制知江甯府蔡卞知揚

州 右正言劉安世言臣竊聞除謝景溫權刑部尚書
臣觀吏部關到今月十八日敕節文六曹尚書並置權
官俸賜依侍郎守法新制既下眾謂未安臣竊惟用人
之法固有資級是以兩省卿監之中擇久次而選執政
歷試於職足以見賢議者比患兩省卿監難得資高之
人故向者立權侍郎之制約用昔日三司副使資序任
之二年取旨正授所以重近臣之選難其進用之路也
尚書之官則異於此位既崇重實亞執政若才德兼茂
資望並隆處之八座乃為宜稱況隨其階職之高下已
有行守試之定規苟未得其人則官不必備兼自來諸
部之無長官止命侍郎主行未聞妨闕又先朝建官已
來除吏部之外他曹尚書多不並置今朝廷創為新意

特設權官摺紳之間極有異論皆謂必將援引資淺望
輕不協輿議之人假此藉口欲以弭謗臣方欲具士大
夫之言上達聖聽乞罷新法以杜僥倖而遽聞景溫除
目則眾人所料果爲不謬按景溫在先帝時爲湖南安
撫使附會章惇先於徽誠等州建置城寨以開邊隙十
年之內所費不貲湖北及廣西並邊之地常被殺掠無
有甯歲蠹國殘民莫此爲甚近日朝廷知其無益有害
已令廢罷渠陽等軍而景溫係首事之人未聞議罪今
反召用何以示懲況景溫昨治開封殊無善狀方二聖
臨御之日輒以穢惡公議上瀆天聰止令罰金已免斥
逐又自高陽關將帶女巫置之郡下景溫僥倖大任日
使子弟就其家考問以至崇此妖人目爲聖母輦轂之

下惑亂眾聽及以婢妾之子用爲左右之吏吏輒恃勢
以醉毆人景溫殊無畏憚釋而不問遂致言者彈劾出
之近藩然是時景溫親黨方據權要故知蔡州未幾卽
徙潁昌又權守成都而偃蹇不行無人臣恭順之禮陛
下過示包容不加黜責曲從其請改守揚州故其後王
安禮被命守蜀不能無辭攀援景溫以爲比例意謂朝
廷旣已聽景溫之免則必難加罪於已然猶以人言之
故遂有宮觀之命安禮以前執政辭尙得宮觀景溫以
兩制辭則不失名藩物論喧然爲之不平在揚州未久
而又不因省部闕官忽有今日不次之擢陛下詳此數
節則景溫詔除之下能允公議乎伏望聖慈特垂省察
速降指揮收還景溫之命且與外任差遣仍詔三省罷

尚書權領之法以塞濫進之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十九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十

哲宗

宋 李燾 撰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戊辰詔以皇帝生辰年例度僧牒
六十六紫衣二十三賜上清儲祥宮充修造費新削去
是月右正言劉安世言臣四月以後凡十三次論列胡
宗愈罪惡乞行罷黜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惟自昔臺諫
官彈擊執政未見是非不決如此之久伏尋故事蓋嘗
有留百官班廷諍及闔門待罪自求貶降之例而臣所
以包羞忍恥涉厯九月而不敢輕爲去就者誠欲廣陛
下納諫之盛德致賤臣愛君之孤忠與其速去以潔身
不若盡言而報國是以剖析義理援引古今凡可以上

明之萬一者臣皆披瀝肝膽而盡言之矣陛下雖未加臣狂瞽之誅而公議已及臣失職之罪循省微陋實不足以勝天下之責恭惟祖宗以來體貌大臣雖用捨之道主於至公而登拜罷免亦有時會今龍興之後正當進退大臣之機伏望特奮剛斷早去宗愈使中外知陛下聖德之日新而朝廷君子之道長非獨臣一人之幸實天下之幸也失今不圖養虎遺患則臣所謂留班廷諍闔門待罪之下策將不得已而爲之矣惟冀聖慈審察公議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又言臣竊謂二聖臨御以來勵精求治遵守法度曾無過舉諍臣之職最以優爲惟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實係天下國家治亂之本要在分別真僞判白忠邪使上心明辨而無疑則

羣小不攻而自破今之急務獨此爲先臣伏見宗愈以姦回之資挾宰相之援欺君亂法盜取名器更相朋比無復畏憚中外之論皆謂宗愈之進非陛下之本意爲大臣之所誤臣是以採摭眾議稽參實迹歷指宗愈之罪凡十二事皆有按據昭如日星雖陛下意在并容未加考驗而微臣官有言責豈敢違甯伏望聖慈特垂省察若臣之所言稍涉誣罔則乞重行降黜以戒虛妄若宗愈罪惡如臣所奏亦乞速賜罷免以警姦慝臣與宗愈義難兩立惟冀早施睿斷以決是非使諫官職業不自臣廢豈勝幸甚又言臣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開廣言路天下之事幽遠必達願臣愚陋獲廁諫列實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豈不貪戀聖德願效萬一然而數月

之間止以宗愈一事章十五上未蒙聽納夙夜憂懼若在塗炭豈臣精誠不至無以感動天心議論不切莫能開悟聖意何所言之久不效也自昔臺諫官論列執政未嘗有兩全之理今朝廷未加臣妄言之罪則是陛下粗以臣言爲信而乃依違累月未覩施行搢紳之間不知諫疏之留中往往指目譏誚臣等以謂容身懼禍墮廢職事遂使小人久汙廊廟公議若此安可不畏臣聞天下之理惟是與非爲人君者惟當正心誠意以審其是而已願陛下博考僉言詳加聖慮以臣所言宗愈十二事反覆細繹若非誣罔卽乞罷免宗愈以從人望進有德以尊朝廷或宸衷以爲不然亦乞出臣章疏明正其罪使臣上不負陛下之拔擢下不失諫官之職業倦

倦之忠罄盡於此又言臣自四月後來凡十六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奉指揮臣迫於公議不敢中輟頻煩天聽宜被譴逐陛下曲示兼容未加竄斥臣若知難而止不復盡言則上可以結執政之驩下可以圖一身之利何獨自苦力犯大姦臣雖甚愚竊亦有說輒傾丹懇再冒聖聰仰冀睿慈留神聽納臣聞聖人之治天下有禮義廉恥之教有刑罰誅殛之威禮義廉恥所以待天下之君子刑罰誅殛所以待天下之小人非聖人有厚薄之私蓋禮義廉恥由賢者出則不可以治小人者待之也伏惟陛下恭己於巖廊之上而聽政於萬里之外所與朝夕圖講天下之事者執政數人而已若得當世之賢者而任之則朝廷尊嚴四方率

服苟非其人則堂陞陵夷取輕中外不可不謹也今宗
愈匿宰相之親嫌盜中司之要任欺罔人主之聽墮廢
祖宗之法立朝有朋黨之實行已多貪濁之惡自叨大
任臺諫官前後論列不知其數而宗愈偃然自若殊無
愧心禮義廉恥固已埽地陛下猶以治君子之道而待
之望宗愈之自引以全體貌臣竊以爲過矣管仲有曰
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亾古之善觀人
國者惟以此道而逆知其盛衰今宗愈犯義如此豈能
爲陛下設張四維以致天下之治乎臣聞十人之聚無
不公蓋以其好惡是非難蔽於一偏之說而眾心之所
服者惟理而已臣向者嘗言宗愈十二事皆搢紳士大
夫之公言明有按據惟陛下虛心澄慮詳譯庶言以臣

章疏付之外司特令推究如稍涉虛誕臣甘受罔上之
戮或皆有實狀卽乞早罷宗愈以慰天下之望臣無任
跼踖俟命之至 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殿中侍
御史翟思監察御史趙挺之王彭年言臣等近者累次
論奏乞以經義別爲一科令與詩賦科並行均取者蓋
以見行科場詔條稱將來一次科場如有未習詩賦舉
人許依舊法取應解發合格人不得過解額三分之一
以此觀之則是朝廷更無用經術設科取人之理止以
舊人未習詩賦且於將來一次科場量以分數收取而
欲陰消之故也臣等所以區區者非特爲舊習經義舉
人頓然失業爲言直以上之好惡不可不謹以義理論
之則以經術勸士爲先聲律爲下以教化言之則通經

術者爲利博事聲律者爲害大通經術則天下之士知
道德之奧講禮義之要修身治性乃能履忠厚崇廉恥
其磨礪成就十有八九必爲良士異日擇取以爲公卿
相與修明政刑宣揚教化其爲利顧不博哉事聲律則
涉獵浮靡講習淺近所謂道德之奧禮義之要弗學可
也而欲望其成忠厚廉恥之風則末矣凡勸厲士人而
禮義廉恥之風不立則中上之才巧佞慝無不爲矣
爲害顧不大耶臣等采之公議且願以經義與詩賦各
設一科材性自有所長謂經義蓋非止以一經而又示
之以新意之謂也其詳今附之於後臣等承乏言責固
不敢以苛末小故及自執鄙見屢瀆天聽重念設科取
士其是非得失實係時政之盛衰今朝廷立法黜抑經

術崇尚聲律天下皆知其非者以干治亂之體爲不細
也臣等若緘默不言雖或言之不能詳盡是謂失職倦
倦之誠所以屢獻而未已也臣等竊聞今太學舉人與
四方之士觀望朝廷意旨已皆不復治經旨凡干義理
之書一皆斥而不談博士所講與其父兄之訓不復更
及高遠羣居切磨惟是論聲韻調平仄事屬對校比擬
以輕巧靡麗爲務此臣等所以慮道術日衰以就廢絕
將復如唐末五代時學子志識淺陋此有志之士每多
太息而流涕也熙甯中改科場乃欲以經術消詩賦於
道則順言理則直所不善者以私意教人耳今也欲以
詩賦消經術於道不順爲理不直孟子曰吾聞用夏變
夷未聞變於夷者也今施設乖戾義理舛忒亦何以異

於斯耶今將忘所以贊教化成人材之大義而變之於
理安乎倘以人材性有工於辭華而或有可用也莫如
并取之為至當臣等輒冒斧鉞之誅博采輿言妄條其
設科取士之所宜以俟聖鑒而裁擇焉臣等今采之輿
議欲以經義詩賦各設為一科一經義進士科欲試四
場第一場試經義六道每經二道欲於易書詩春秋禮
二道人許占對三經以古今注疏及已見所長文第二
理通贍者為合格不得如舊日止記誦一家之義第二
場試經義三道每經一道論語孟子各一道共五道第
三場試論一首第四場試策三道並問子史時務一詩
賦進士科四場第一場試詩賦各一首第二場試經義
四道出題同第一場人許占對一經試本經三道論語
孟子一道第三場試論一首第四場試策三道並問子

史時務右伏望聖慈深惟國家教化之大陶冶人物之
重四海執經之士七八萬人仰俟命令之所嚮詔以臣
等愚瞽之言付之有司如或不謬特降指揮不勝幸甚
又言伏聞外論紛紛以科場之議至今未定舉人惶惑
莫知所向臣等以謂詩賦既已復用而經義一科豈可
輒廢蓋以士人操術趣向皆視朝廷好惡今於詩賦科
內雖曰量留一經若廢經義本科則天下學者必謂朝
廷好聲律惡經義不復更為根抵義理之學相師浮薄
靡然成風則人材自此壞矣朝廷立法本欲興治救弊
乃於科場之中立破壞人材之法此豈為社稷萬世之
利哉今之毀經義崇詩賦者以謂國朝以來名卿賢相
事業著於世者皆自詩賦科舉得之蓋不知學士大夫

有聞者由素講經術義理決科之後進學不已發其聰明乃能自立非由辭賦之技所能成也或者又謂詩賦有章句平側於有司考校爲易經義汗漫於有司考校爲難此則尤爲偏蔽不尊經術之論且六經之有義理其簡易如天地昭明如日月用以取人猶權衡規矩誠陳而方圓輕重不可欺也議者不能深考乃謂六經之義高遠而難通淵奧而難明因欲以私意曲學謀漸廢之是將聾瞽天下之士使不知道也士不知道則不能誠於身信於朋友孝於其親忠於其君無施而可也孟子謂陳相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今科舉之法貴於誘進成就人材乃抑經術重聲律是使學者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豈不陋乎況王

者之政務順人心朝廷不以聲律取士近二十年略計天下言之挾經應舉者凡七八萬人一旦使之棄其所學而習其所不學捐其所能而強其所不能則皆顛沛失業因有終身不復更望仕進者事雖有繫天下之大利害亦不當矯革遽暴如此況有害而無利乎恭惟陛下遵迪祖宗之遺訓務以順人豈欲拂天下之士心至於此哉議者又謂詩賦之法一定豈必更恤士人之不能爲者是勸朝廷以不仁爲政推此心也亦將何所不至伏望陛下深加省察必存經義一科令與詩賦並行均取以爲萬世之利又言臣等伏以設科取士係天下利害爲不細前後臣僚累有奏請乞留經義與詩賦各爲一科而均取其人臣等近亦別狀奏聞區區之誠未

能上悟聖心臣等夙夜不遑安處臣等竊聞論者以科場之設爲取士一術其人材美惡與得人失人不繫於此經義詩賦又何擇也今朝廷遂黜經義存詩賦則是必用詩賦乃爲得人矣不爾安肯拂天下之士心而力爲之哉此議論之臣特欲行其私意而不知壞天下人材始於今日臣等極爲陛下惜之朝廷設法本於忠厚而其弊猶或至於涼薄設法於涼薄而其弊反歸於忠厚者自古未之有也今以經義設科是朝廷率人以知禮義其有不知禮義者非經術之罪而士之罪也今以詩賦設科是朝廷率人以浮靡其相率爲浮靡者非士之罪而詩賦之罪也倡率天下學士大夫趨向操術不爲禮義而爲浮靡可以謂之良法哉浮靡成俗則士無

操行士無操行則回邪姦慝無所不爲已且朝廷公卿百執事皆由此塗而進今設科育材取士以爲公卿百執事將不謹其初耶夫堯舜三代之治迹詩書存焉賞罰褒貶之大法春秋存焉禮以治其顯易以治其微道德性命之理人情事物之變立身行己仁民愛物之術無不備載先王用之訓迪天下士猶有學而不知道者又况絕之以爲無用哉雖今詩賦舉人兼治一經或並設而不均以分數取之則名存而實亾以多而誘其寡蓋學者曉然知科舉雖存經義其去取升降皆不在是尚復留意講習耶異時不過如昔日帖經爲一場之數此與不合治經何以異也又以多而誘其寡度不數年經義之學絕矣古之爲賦者亦有法度與規諷其言又

多瓌奇美麗揚雄猶鄙之以為雕蟲篆刻而謂文麗用
 寡者相如也如王褒張子僑輩作為歌頌詞賦其才固
 美矣武帝止以為賢於倡優博奕然則文章之不主於
 義理者歷世之所不貴況如今日之賦文章義理兩皆
 失之徒為殘毀經義破壞道德之一術爾校其得失何
 啻倍蓰千萬也臣等所言蓋非出於私意自有詩賦以
 來名卿鉅儒深排力詆不可勝數伏望聖慈特加省察
 如詩賦未即廢罷伏乞存留經義一科並行均取不及
 十年當見磨礪成俗必有通今博古殊才異行之人間
 出以資公卿輔佐之選書之史策則以為美談行之天
 下則以為美政矣李常前二奏據本集不得其時後一
 奏元祐雜錄有之具列臺官姓名稱
 閏十二月上午今因此並附前二奏明年四月八日詔應
 進士不兼詩賦人許依舊法取應增治一經增試一場

常等此奏乞存留經義一科並行均取豈朝廷果嘗欲
 廢經義科耶當考元祐元年四月三日蘇轍上官均議
 可參右正言劉安世言臣伏見蘇州崑山縣百姓朱

迎徐宗唐遂朱育四人經戶部陳狀各稱有出產元係
 抵當市易官錢後來連值災傷不能如期結絕所納息
 罰已過官本其餘逋欠自合依元祐元年閏二月二十
 八日朝旨特與除放今來州縣官司不惟廢格事令不
 為施行而又章惇作其男名目將朱迎等不願出賣田
 產逼逐人須令供下願賣文狀並從賤價強買入已或
 不即承伏縣官畏惇之勢往往誣以他罪屢加刑責必
 使如意而後已異日迎等遍詣本州及轉運提刑司次
 第陳訴並不依公理斷雖一偏之詞未足盡信而民負
 抑屈無所伸告不遠數千里赴訴省部流離顛頓恐不

徒然按惇以大姦之才抱死黨之志方陛下踐阼之初
布平易近民之政惇備位大臣不能輔成上德而包蓄
詭計動爲異論陽云強鯁陰助姦慝以至惇慢帷幄之
前殊無君臣之禮陛下以天地之量赦而不誅止罷執
政出之藩鎮謂宜退省前過痛自懲艾而長惡不悛陵
蔑國法劫持州縣強市民產前後大臣肆行姦惡未見
如此之甚者臣竊謂惇閑居里閭不與執事而氣燄凶
暴官司莫之敢忤甯屈陛下之法不敢違惇之命使惇
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伏望詳此
事理留意遠民特降指揮下戶部取朱迎等四狀選差
臺臣置獄推勘若惇果有上件罪卽乞特行竄殛以戒
亂政跋扈之臣其州縣及監司承望風旨殘害平民亦

乞重行追奪以懲奉法不謹之吏庶存公道以召和氣
又言章惇抱死黨之志而濟以陰謀蘊大姦之才而輔
之殘忍因緣王安石呂惠卿之黨遂得進用而造起邊
隙僥倖富貴在先帝時以坐買田不法嘗罷執政元豐
之末再叨大任陛下嗣位擢置上樞而內懷姦謀沮壞
聖政公肆惇慢殊無臣禮陛下曲示容貸未忍加誅出
之近藩已屈公議繼以家難退歸里閭而敢憑恃凶豪
陵暴寡弱使無辜之民流離失業不遠數千里求直於
戶部覽其訴牒可爲心惻臣竊謂崑山縣輒違詔旨將
朱迎等不願出賣田產逼以威刑須令供下願賣文狀
使惇並以賤價強買人已則是縣官畏惇也朱迎等詣
本州及轉運提刑司陳訴而逐處不敢受理則是州郡

及監司畏惇也朱迎等抱負屈抑赴訴省曹本部明知兩浙監司皆有妨礙雖提刑楊傑係後來到任而其人孱懦齷齪苦無風力自合申稟朝廷選官根究而姑欲應法止委楊傑則是戶部畏惇也國家設置御史本以糾察百僚今自中丞以下未聞有一言繩其亂法則是御史臺畏惇也臣忝備諫職不忍緘默輒據事狀奏疏論列而執政不能明正典刑惟務姑息不卽選差公方正直不畏強禦之士俾之窮治而視爲常事止送發運司體量則是執政畏惇也夫州縣監司之畏惇而廢格詔條以害良民則國家之憲章具在猶可按劾今執政大臣及御史臺尙亦畏惇則朝廷之綱紀復何望哉願陛下明詔輔弼共守直道有功必賞有罪必罰無使邪

正雜揉枉直混淆好惡不明是非莫辨依違畏縮徒爲自全之計則陛下威福之柄不至陵夷而姦雄跋扈之臣少知畏矣仰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特賜指揮施行又言臣近奏章惇強以賤價買朱迎等田產事乞委臺臣置院推勘繼聞朝旨送發運司體量尋再具狀論列未蒙施行竊聞朝廷不欲輕信偏詞遽興詔獄然無告之民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以情度之不應全然虛妄緣本路監司見朱迎等訴牒不爲受理卽是各有妨礙而轉運司與發運司自來職事相干今若委之根究深慮顧惜人情滅裂其事伏望聖慈詳酌特降指揮令自朝廷選差公方正直不畏強禦之人前去體究所貴遠民屈抑有所伸雪貼黃據朱迎等狀稱已曾經蘇州

及轉運提刑司陳訴並不蒙依公施行今來若經下本
州及監司體量必恐護短遂非曲爲蔽匿淹延刑禁虛
煩行遣欲乞朝廷詳酌選擇官吏置司推劾所貴易見
情狀不失有罪又言竊聞發運司所委體量官止於崑
山縣取索公案看詳遂具回奏以謂買田之事雖有實
狀而於條法別無違礙臣竊謂姦吏附會權勢暴虐良
民必不肯於案牘之間明著逼脅之迹往往假託公道
摺撫他故使無辜之民不勝刑獄然後命狡猾之吏取
責不願承買之狀則是外無違法之形而內有奪民之
實也今若信其文具而不顧其本意則遠民屈抑終無
所伸須至辨明以破其妄檢準編敕節文侍從官待制
以上不得廣置產業與民爭利前章所言者止據朱迎

等四戶爾訪聞發運司體量到乃有二十一戶是舉蘇
州之內官賣田產皆惇所有也自來州縣估計抵當物
業止納一半之直蓋官司防異日失陷之弊不敢盡用
實價今惇利其甚賤公違條制劫持州縣侵害良民爭
利之罪莫大於此臣又檢準律文祖父母在而子孫別
籍異財者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合別籍者徒二年子
孫不坐臣謂惇用其子承事郎援之名投狀承買使惇
初不預聞則援宜得罪若惇自爲之則咎將誰執況朱
迎等狀內陳其矯妄之事條目甚多此四人者粗有裹
糧故不遠千里求直於省其餘貧病之徒不能自給斂
手去業遂至流亾陛下可不念之乎臣聞西漢軹有儒
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日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

解客殺此生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亦竟莫知爲誰
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宏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
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
道遂族解臣竊謂悖以威勢迫逐平民不顧國法賤買
其田又非郭解之不知也若今以姦吏舞文粗能應法
害民之實略而不問恐非春秋誅意不誅事之義伏望
陛下詳閱朱迎等四狀事理特降指揮劾本縣官吏挾
情不公之狀按悖矯詐亂政之罪明正典刑以戒天下
其蘇州及本路監司不受朱迎等辭訴乞並行黜責庶
權豪知畏遠民安堵 范百祿趙君錫既受詔同行相
視東西二河度地形究利害見東流高仰北流順下知
河決不可回卽條畫以聞其一曰王孝先唐義問陳祐

之張景先同其講議稱準朝旨節文王合圖與張問相
度得於北京第四鋪去河近處開引水簽河導水分入
孫村口還復故道處躬親將帶屬官相視打量到高下
丈尺等看詳大名掃第四鋪欲開河取水入孫村口還
復故道處河深二丈一尺六寸至二丈三尺稍以港別
無繁著港勢據打量得流分寸寸開掘到井筒深淺比
照只過得水一尺八寸五分至二尺四寸五分尙有二
丈一尺一寸五分至二丈五寸五分取引不過委是卽
目難以還復故道除此外未有可以興修去處已錄奏
聞去訖臣等看詳願臨等從初與王孝先同議孫村口
難復故道之時並係眾官躬親相視得西京左藏庫副
使孫勅等開到井筒一十七箇連泥水三尺七寸至七

尺四寸及九尺眾定得尙有二丈一尺一寸五分至二丈五寸五分取引不過遂行申奏稱難以還復故道今準敕命卻係王孝先奏乞於上件去處取水入故道臣等尋牒修河司會問肇劃上件事理日打量得大河水深若干取到井筒多少丈尺并兩面地形高下及港勢流行次第續準本司牒稱去年十月講議河事所會打量同銜申奏後來王孝先獨出已見奏陳遂專牒王孝先會問會與不曾再行打量檢視回報準本官公文稱自去年十月後來至申奏日前卽更不曾打量檢視臣等勘會講議所欲於孫村口回河卽取掘井筒檢量得尙有大河深水二丈五分取引不過遂奏稱難以回河今臣等躬親檢視檢量得修河司開下隄外第一處井

筒一箇通水深共七尺內除水深一尺五寸外有五尺五寸十一脉卻行打量得大河水最深處一丈五尺五寸河岸高八尺四寸通高深二丈三尺九寸打量比折得隄外地面高如河底一丈九尺九寸一分尙有一丈四尺以上取引不過卽與前來所驗無異而孝先獨出已見更不再開井筒較量地形高下可與不可回河執以爲便顯是鹵莽獨任偏見誤國大事其二曰臣等看詳河北轉運司公文已奏乞於諸路計置修河司約用閉口物料及舊河諸埽并馬頭上下約通計人工一千四百七十九萬九千六百七十工半物料計五千八百八十四萬八千八十二條束塊日卽日收買年計物料三箇月方買到四萬九千餘束稍草今提舉修河司王

孝先俞瑾奏稱合趁來年放水入孫村口歸還東流委
是可以回復故道臣等竊詳孝先初奏乞開減水河卽
云俟其行流通快新河勢緩人工物料豐備然後徐議
閉塞及召赴都堂又俱申稱元祐五年方議閉塞北流
今來朝廷再取果決事狀卻稱來年取水過後若河流
順快人工物力有備便合接續閉塞北流如此則卻是
不俟新河勢緩人工物料豐備然後徐議閉塞有此前
後異同緣回河事大不容措置如此反覆兼詳孝先瑾
等專領修河職事豈不知合用物料五千餘萬未有指
揮見買年計已經一季未及毫釐所闕不貲全無涯涘
便云來年放水入孫村口委可以回復故道彼豈不知
此事理終不可爲故爲大言近期倉卒以謂朝廷必難

應副則須報罷不然安得五千餘萬物料於來年數月
之間遽能及期辦集也孝先等又云若失此時萬一河
勢變移背了口地豈獨不可減水卽水無可回之理者
臣等竊謂河流轉徙迺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定若
假以三五年或六七年使數路休養民力沿河收積物
料以漸開濬故道修復舊隄嚴敕所司常切體訪一旦
港勢改變別就得穩當口地當此之際審議事理醜爲
二渠分派行流均減漲水之害則勞費不大功力易施
庶經久稍見穩便豈得謂之一失此時永無回河之理
但顧形勢順否利害何如耳竊詳孝先等所奏於事理
顯是未經思慮其三曰孝先等稱契勘衛州以下及新
開口以上隄埽自是係都水監照管兼自來修河卽不

會通管向上隄道今來並係南北外承司地分自合管
認修護臣等會到北外都水承司公文稱契勘見相度
孫村口開河若欲全回大河東入故道於未閉塞北流
已前本司地分內黃三埽臨河一埽並對岸臨平等埽
合當預先添修固護逐處埽岸緣內黃三埽隄岸怯薄
雖修河司閉斷三河門竊慮大河閉塞河口之後向上
臨河地分并三門河上下漲水出岸奔流出內黃逐埽
緊著隄岸其勢必定猛惡最係喫力不測疎虞及對岸
臨平等埽亦恐淪沒刷溢分走水勢深足為患今修河
司興作河事閉塞北流向上隄岸稱不通管又稱係都
水監照管外承司地分自合管認修護候將來如降朝
旨依其所陳即上件逐埽合倍加準備所有人工物料

乞一面移牒澶州

百祿等奏不得其時據明年正月二

將近一月故斟酌附今年閏十二月末按百祿等條具
河不可回當不止此三項須更討求增益之第三項後
必有別項又當結云右具如前並乞罷修河司等語始
為全備今姑依所傳本附此兼百祿等條畫多涉吏文
亦須稍加修飾之乃可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五十五人 天下上戶部主

戶二百一十三萬四千七百二十三丁二千八百五十
三萬三千九百三十四客戶六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
五十二丁三百六十二萬九千八十三 斷大辟二千
九百一十五人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十終

宋師回書

